

撰者 清 闕名撰，清 情癡反正道人 編次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一回 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97

編號 D8651800

彩色頁數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9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館繡像風流傳二十回 民國元年上海循環書局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四

第一回

詞云

情癡反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社友批評

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風悔教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
輩听歌金縷及早戀芳叢世間真樂地算來算去蓬算房中不比紫華境歡始愁終得
朝燕酣眠處怕响晨鐘睡眼看乾坤覆載一副大春宮

我之門死我之門
看世間的和尚
此處路遠則偷
婦人連偷婦人
百緣是為何
掛一草小以
一草小以沒
當飯與人參
不可大疏亦不
不可大疏亦不
不可大疏亦不

近則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卜壽這等請看京裡太監不但不能偷
收捨了不但不能狎徒弟連狎徒弟的把柄都沒有了論理就該少嫩一生活上幾
更比別人多些頭上的髮更比別人白早見些名為公公定是婆婆京師城內只有
起百歲牌坊的内相可見女色二字原于人無損只因本草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
解的有說他是養人的有說他害人的若照這等人比論起來必竟遠養人的物事他
而亦交相為用這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
不拘時候盡飽吃下去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與此一般長服有陰陽交濟之
當樂則有寬中解鬱之樂當飲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的人若曉得把女色當藥

度方單說人在世朝朝勞苦事事愁煩無有一毫受用處這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
者看來人生在世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遠要早白幾年壽算遠要少幾歲呢不信但
四五十歲髮根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者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

人制一件男女
度方單說人在世朝朝勞苦事事愁煩無有一毫受用處這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
者看來人生在世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遠要早白幾年壽算遠要少幾歲呢不信但
四五十歲髮根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者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

不可大疏亦不
不可大疏亦不
不可大疏亦不



續像風流傳卷之四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磨

活春宮連箱被劫

詩云 芳心忍負春晴日

小閣添絲綉碧羅

結到鴛鴦針忽折

畫中好事也多磨

話說香雲等眾人慌了，只要把此未及生收好了，竟把一本袖衫冊子遺在案頭，不曾收得。直到說話之際，方才看見，正要伸手去取，不想花晨眼快，一把就搜在手中。三個人慌了，手脚一齊去奪，得過來，香雲知道，不
過來就先故意對瑞玉瑞珠道：「不過是一日走路拾得的一本殘書，送與晨姑，舒去罷了。」搶他做甚？花晨道：「畢竟與姐量天口巴掌大的一本書料，想值不多少銀子，何須口等搶奪？既蒙云姐見賜，也待我揭開書面一看，是本什麼書籍，就把身子立著與他姊妹三人隔了一丈多路，揭開一看，已見廣收春色四字，只說是本春意圖，就急已翻了後面去，要先看人物，看標是曉得了，其中意味，誰想翻去不見一幅春宮，都是些蠅頭小字，只得從去看了，几百過去，方才曉得是許多情男子評品佳人的冊籍，比春景好醜者，細就一概批細乙的，玩味過去，及至看到臨了一個名為元色佳人，後面批評的，竟像為他寫照的一般，就不覺動起心來，肚里思量道：「只本冊子莫非廟中所遇之人做出來的不成？就倒轉翻去，看他面目的起頭，只見有某月某日，遇國色三名的話，為在名字之前，再把銀紅藕色的字眼想了一會，就暗嘆起來，不知道他是元疑子及至看到幼齒峰灌年尊的一行批語，認得是瑞珠筆跡，就放下面來，把冊子藏在袖中，故此嘆一口氣道：「當初造字的念頭，果然是了聖人，香云道：「怎見得花晨道他的起字，再沒有一筆一畫是沒說的，譬如嘉嘉嘉字，一般是三斤女子合起住在一處，就做出嘉嘉的事來，難道還不曉得？香頭聖人做字妙已，瑞珠道：「我們住在一處，并不曾做出什麼事來，只向話從那裏說起？花晨道：「你你既不曾做這本冊子，是從那裏來的？香云道：「是在出門的時候，路上拾到的，花晨道：「那樣的話，三岁的孩子也不信，落得不要說他，如今問他這造冊的人，現在何處？」

好已招出萬事千休若還不說我就要寫封家書把這本冊子封在裏面寄與你們的丈夫叫他回來同你們說話就是了。香云姊妹二個見他說的不佳不好相抗干他只得低聲下氣回復他道：「這本冊子真是拾到的，并不知那造冊姓張姓李住在何處，叫我怎麼回復？」花晨一面盤剝他一面東張西望，心內思量道：「別人都相過了，只有此只畫箱不曾檢驗，往常是開着的，為什麼忽然鎖了？其中必有原故，就對瑞珠瑞玉道：『別樣事你們既不肯招，只得暫時免究，待改日再審。』只是你這箱子里面有幾軸古畫，我一向不曾看了，可開出來借我看看？」瑞珠瑞玉一齊回復道：「鎖題不知放在那裏，在尋不着，這只箱子久已不開了，待尋着鎖匙之後，出畫冊來送與姑娘看，就是了。」花晨道：「這了不得，我家鎖匙可多，隨你什麼鎖匙都可以開得，叫了環取來就是了。」說過只一句，就吩咐了環去取，不一刻，就取了幾百把來，花晨接到手里，就去開箱，香云與瑞珠瑞玉就像三個死人一般，又不好去攔住，只得任他去開。心中還痴心妄想，還痴心或者鎖匙湊不着，開不開來也未可知。誰知冤家湊巧，竟不用第二個頭，一把就開着了。揭開蓋子，只見一丁粉光雪白男子，睡在裏面，腿上下兩件根肉棒，腿軟到極處，尚且吃驚，不知他堅硬起來，更作何狀。花晨見了如此奇貨，焉有不居之理，就不驚動，依旧放下箱蓋，把鎖匙鎖了，對着他們三了發着起來道：「丈夫不在家，做得好事，只了男子，乃几時進來的？每人睡過几十夜了？」好已招出來，香云與瑞珠瑞玉听得面如土色，隨他般剝，再不口舌。花晨道：「既不肯招，就要動驚官府了。」吩咐了環快去知會四鄰八舍，說清天白日，居住姦夫，先叫他們進來，驗已看好，連箱拍去送官。香云與瑞珠瑞玉至背後去商量道：「他的話雖是假的，若是我們不收拾，他就弄假成真了，要得調停，他拚得把男子放出來，大家公用，就是了。」唯道問我們死罪不成就一齊走到面前，大家陪个不是。此事原來不應被卻姑娘做如今，自知理虧，不敢強辯，只求姑娘海量，把箱中之物送出來，請罪就是了。」花晨道：「既然如此，只了請罪之法，該怎麼樣，也要預說。」香云道：「不瞞我姑娘說起來，先是我們姊妹三股分的，如今又把姑

娘派上一分，只是齒序之間，讓你尊尊，先我們落后，些就是了。花晨大咲起來道：「好了，請罪的法子，你們把人藏在家中，不知睡過多少時了，到如今敗露出來，方才搭我一句，只等說起來，官衙住賊盜，也不消打也不消夾，只要限他以後偷着東西送來入官，以前偷過的，賊賊然不消追得了。瑞珠道：「據姑娘的意思，要怎麼要？」花晨道：「若要私休，只除教他跟我回去，睡上几時補了以前的欠數，然後把他交付出來，與你們一丁一夜從新睡起，還可以使得，不然只有官休之法，拚得打破飯鍋，大家不得吃，就是了。有怎麼說得瑞玉道：「這等說也要有丁數目，或是三夜或是五夜，就放他過來，使好准道，隨你的意思，輪年輪月，睡去不成，花晨道：「只了數目定不得，俟我領他回去審問一番，你們三了以前睡過多少夜，我獨自一了也睡多少夜，然後交出來，再沒得說了。」三了人口中不說，肚中思量，料想未必肯說真話，或者少說几夜，也不可知。就一齊應允，應道：「既然如此，他只來得一二夜，你帶回去問他，就是了。」三人定議之後，就要開箱子，放未央出來，就隨他過去。花晨怕他要逃走，却躊躇不決，就對他們道：「日間走過去，恐被人看見，有些不妙，另想了計策，做出得秘密些，便好。」三了道：「這等你且請回到點燈時節，我們送他過來，罷了。」花晨道：「我有一了妙法，在這里連鎖也要不消開，只得說此一箱古畫，原是我家的，叫几个管進來，連箱連人，拍過去，就是有什麼難處之事，說了只一句，也不等他們回，竟便宜行事，起來就吩咐了環去叫管家，不一刻，四个管家一齊喚到，把畫箱抬上肩頭，抬得飛走，可憐只姊妹三人，就似送棺材的孝婦一般，心上一悲，已切，已不好啼哭出來，不但捨不得，只幅簷宮被人連箱到去，還怕箱中之人，要被淫婦幹死，有路過去，死路回來，因箱只了東西，抬在肩頭，上與棺材，尤具忌怕，是不祥之兆也。」評：看廟中相遇，一回定款，花晨之好事，在瑞珠瑞玉之先，面請花教語，即穿珠之線，引玉之磚，也。孰意作者之心，先造物之心，先異別有一種安排，決不肯由人計較，以最易得之人，反得最難得之人，之后，亦可謂奇極幻之至矣。乃以穿珠引玉之物，變為拋磚擲玉之由，視席

風波起于一場故噪此又奇中之奇幼中之幼何文心中不測乃尔

第十七回

薄便宜因人瞞已

遭逢毒為己驕人

詩云 老成莫與少年尊 年少從來忘老成 雙雙到頭終有失 不如袖手看縱橫

花晨把書箱治到家里打裝管家出去之后且不画箱先去開自己的箱子取出一套藍衣一頂旧巾一双鞋襪是他丈夫在日常穿着的襪在箱邊開了金鎖請出主人穿將起來兩個先見了禮然後就主上談心未央生那張利口是極會騙婦人的少不得這些假話出來說在房中相見之后終日思想但不知尊姓芳名死由見會幸得今日天假以緣見因禍得福方才見得芳容花晨只因看見批評道他果真見許就把假話当了真言心上十分感激吩咐了環收拾飯菜吃了等不到晚兩了就上床幹事他的身體雖不叫做極胖也有八分肉米未央生即爬上身去還不曾動手被他緊已抱住親得一嘴叫得一声心肝就遍體酸麻起來竟得婦人便睡了许多未曾一抱之樂這是什么原故要曉得婦人里面有中用中看三種中有者者未必中用中用者未必中看自古以來婦人之中能全二美者楊貴妃一人而已但凡中看的婦人要有三宜那三宜 己瘦不宜肥 宜小不宜大 宜驕怯不宜強佔 未央生睡上床去不知不覺露出所長把一双嫩背抱住他身上的一对嫩腿住他下身竟似一條綿軟褥子把他裸在中間探說快活不恬活况且肢體又相當氣力承載得起未央生以前所遇的婦人都在瘦小驕怯一般何曾知有此集還不曾動手就覺得遍體酸麻只因心上快活之極引得下面的東西分外雄壯起來木待浸而自長不待擦而自熱一般何着陰戶往里面吞盡花晨的陰戶是生育過的面自然寬大不似香云姊妹三了定妥收些苦楚方才漸而抽送只有數十抽后就渾身動將起來抱住未央生急已的叫道心肝快些弄我要去了未央生亂抽亂搗之后不上不下又急已的叫道心肝不要動我去了未央生就把龜頭抵住花心停了一会待他丟過之後又弄起來一邊弄一邊問道心肝你的

本事怎么只等不濟抽不上二三十下竟丟了你那三位姪女多的要抽二百抽之外少的也要一二百抽我這說他容易打發那里曉得婦人里面更有容易打發的花晨听了只句話就正顏厲聲回答道我今對說你不要把我看容易了我是婦人里面最難打發的不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不得丟我就是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我要丟的時候也要你費好些力氣不是這等抽已送已就美得丟了未央生吃驚道怎么有這樣本軍既然如此方才只一遭為什麼又容易打發難道假丟騙我不成你有个原故我是十九年不近男人惹火甚到極處忽然遇到你己人物又標致本錢又壯大心上歡喜不過所以才送進去那陰精不知不覺就要出來只是我自己丟的不干你事你不相信你看只一次就比方才丟了未央生道原來如此你說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也要費些氣力不隴是得丟的話真費力難道除了抽送之外還有別的幹法不成花晨道幹法不過如是只要加些助興的工夫或者再有哈的聲來或是說出騷話來使人听得興具勃己方才会的若是沒聲沒响口里没有騷言就像啞男子与聾婦人幹事一般有什么興趣隨你一夜弄到天明雖然里面也一般爽利只心窩里不快活那陰精再不肯出來只是一件我那種去法都与別人不同竟要死去一刻時辰方才活轉來我預先說在你肚子里等我死去的時候你不要驚慌未央生道這等說起來除非是有極精力的男子方才幹得丟我的精力雖美奈得頭等也等是二等我奮起全力或者也能應付得過但不知那亡去之丈夫精力如何你可能勾夜亡他丈夫是婦人睡死力還美不得二等只好算三色他当初只是好色也極會偷婦人做了多少喪倫敗禮之事常向我說別的婦人陰戶都是肉做的只是你的東西可以杀人打的千方百計再弄不丟再想出許多助興之法牽動我的慾火后時幹起來也就容易了不論一千二千只是心窩快活就要丟了未央生道只等請教那些法子是那什麼樣的待我照依成法做來或者有些氣力花晨道那些法子是極容易做的是極有趣是三件九个字念与你听你就明白了未央道那三件事九个字花晨就念出

來道：看看春意，誦誦書，听听聲。未央生道：看春意，誦誦書，這二件事我初婚的時候，全是過果，然好
的，只是一件初婚的時候，竟得動員，看到兩三編，就无味了。只樣湊子也只好偶一為之，不是長久之法。花晨
道：想是只兩件東西，你家里收藏得少，所以一覽而盡。竟得索然。我家只樣東西，買得極多，看官有几千副，誦
書有几百種，看完一遍之後，那前面看過的，有好亡了，所以從頭看起，依舊動員，但是只兩件東西，各有看的
時候，看春意要在未動手之先，兩個穿好了衣服，相對如賓，看一幅講究一幅的妙處，就是偶然動員也還不
要做事，等他陽物自奔，等他陰水自流，只是不要去理他，直等看到數十幅之後，萬一禁止不住，方才幹起事
來。這一等看書法，方才得那春宮之力，誦誦書要在已經動手之後，未曾做事之先，誦來方有用。把將幹的時候，
把誦書擺在面前，兩了幹了一會，然後揭開，或是他念我听，或是我念他听，念到高興之處，又幹起事來。念到
少興之處，又念了方才得那誦書之力。未央生道：這段議論，極其精微，可見我以前讀書，總是粗心浮氣，沒有
進益。如今這兩件事都明白了，只是那臨了一句，不但那文字不曾做過題目，也解說不來，什麼叫做叫聲。
花晨道：男子與婦人幹事，那種歡暢之情，淫俠之趣，自己看來也還不過如此。我生平極喜听人幹事，當初丈
夫在的時候，故意叫他去偷摸，環又要他弄，想極幹得極急，等了環快活不過，叫他起來，我听得昇隆之際，
咳嗽一聲，他就飛上床來，陽物塞入，根極亂，獨不許他按兵法，只是一味野戰。這等看起來，不但里面快活，
連心窩里都快活。這去的只消七八百抽，就要去了。只法子比看春意，讀誦書，更覺得有趣。未央生道：這議
論一誇奇，不過只是一件，你方才說來，專天的精力也是單薄的，怎麼能勾先去了？環后看主人，况且起先
又要幹得極响，幹得極急，料想過來的時節，一定是无力的。是男子怎麼能勾再拜野戰？只件事我還不可輕
信。花晨道：起先不要他幹，另有一个代庖的人，就是后野戰的時節，也要央他接濟，不然那裏支持得住？未央
生道：代庖的人，我知道，莫非一位姓醫的，玉花晨道：然也。這件東西，我家最多，就是繆致了，環也還有几

个。我和你今日初交，料想不到難去。地步明日就要此物，用此法。未央生听至此，心一發歡暢，也就像龍
遊了。環听見咳嗽，扒上床來，的光景，也就不按兵法，一味野戰。起先說話之時，原不曾空閒說一句，定要抽起

來。抽到此時，也有半千之數了。再經一番野戰，自然從陰戶中快活到心窩里去。只見他手寒脚冷，目定口張，
就像个死人一般。花晨是預先說破，未央生竟害怕起來，果然死了一刻時辰，方才酥醒。花晨道：且圖現在之
樂，彼此時天色將晚，起來穿了衣服，吩咐了環，環設筵席，替未央生接風。花晨的酒量極豪，與未央生不相上
下。兩個猜拳行令，直到二更多天，方才棄了酒，與依旧上床，做個倒鳳，事畢之後，陰精忽洩，不消用那三
種法子。到第二日起來，就把多年不想的春意，長遠不誦的誦書，一齊搬運出來，擺在案頭，好待臨時翻閱。他
身邊有四個了，環都有美色，兩個是十七八步，是以經破瓜的都還享受得起。有两个十五六步，還是處子，取
用不得。未央生就对花晨說：過把他打，打與童書叫。他三日三夜開闢出來，以備助興之用。自此以後，朝已取
樂，夜已追歡，都用那三種成法。未央生自過花晨之後，不但享受不同，又長了許多學問。花晨怕間壁人要來
索取，原從自物，箱過來之後，把旁門鎖了，隨他叫喚，只是不開。叫到第五日上，未央生過意不去，替他宛轉
哀求。花晨沒奈何，只得把他回來，后的成語做了，斷案許到七日之後，送去還他。那姊妹三人見他有定期，刺
啜之聲，方才消息。到第八日清晨，未央生要辭別，過去花晨還有不肯之意，虧得未央生善為說辭，方不得脫
及至開了房門，走了過去，香云姊妹三人，就像開了日頭，自然歡喜得了。相見之後，就問未央生道：你只几夜
的受用，何如？小東西，興趣何如？那汪洋大海之中，可曾摸著底，靠著呀？未央生怕他吃醋，不敢十分贊揚。只把
三種成法說與他听，好依他學樣。連花晨要做勝會的話說出來，叫他各人爭氣，不可以一日之短，埋沒了千
日之長。香云道：只等說起來，做起勝會來，畢竟要讓我們居先。自己業后，先業眾人之業，然後自業。其業不要
管他，業不業，且占了他們，先來再做道理。只要美得干净些，下面不要响，上面不要叫喚，等已便宜他又折了

與又不動做個作法自斃你們心下何如瑞珠道照我的意思偏不要理他只說他是姑娘我們是姪女自然
派是他先起頭等他幹到半三不四的時節臨着我們做事偏要喚起來引他動與叫他有又看不得听又听
不過活已教死他方才遂我之意瑞珠道只兩個主意想得不差只怕他又別情詭計出來用我的主意不者
且到臨時相視以行事香云與瑞珠道也說得是三寸照前次的次序每人各分睡一夜到第四日方打算要
去合休聯形之事不想花晨寫字過來約他三寸做勝會又派了一兩公分叫他們備酒延一面飲酒一面幹
事力才有與姊妹三寸商量道恰好今日有合睡的日子古人云深客不亦難就是也來也不過枕頭上面
緊促些罷了分不得多少寔事落得做了虛事人情就寫字回復他道謹依台命花晨的名分大似他們三寸
為什麼不叫侄女就姑娘反叫姑娘就侄女要曉得花晨裏有十步女兒雖然不大也是有知有識的起
先一丁把未央生藏在裏邊還不覺得如今一男四女飲酒作樂他就怕孩子作樂他就怕孩子作樂看見不
好意思所以不論尊卑只取其便情慮過來就他只見回字之后停了一刻花晨就來赴會未央生見他衣袖
之中急已躍已却像有一件東西就問他道袖中何物莫非是角老先生花晨搖頭道另是之件有趣的之物
酒色兩件事都用着他所以帶在身邊備不時之用取來出與眾人看原來是春意一副酒牌未央生道只
件東西往常都是虛設今日勝會才用着他今如且不要看等到酒只務作的時節你們各取一張就照上面
的法則同我做起來摹放一摹放花晨道代你的意思為此香云道口等待我們先看一遍看明白了到事之
時才好摹仿未央生就研來摆在花晨面前心是要使老成之人牽領少年同看好教導他們的意思花晨
道我看過多次上面的方法都是爛熟的待臨時抱佛脚如今立過一邊讓他們的考就是了三寸姊妹笑了
一笑就排開牌逐張細看已見一張只見一丁少年女子代在太湖石上簪起后庭與男子龍顏之事三寸看
了一齊笑道只是什麼形况為何丟了干净事不做已起屋是事花晨道是那張研來我看香云就遞于他

他看了道這幹法是從文字上摹擬來的難道你們不曉得香云道是那一篇文字花晨道有一篇我
傳教你們看過不曾三寸姊妹道不曾看過求你見教花晨道當初有標致閨女與一丁俊俏書生隔鄰居
住書生為想只位閨女不得到手害起相思病來央人到閨女面前致意說只要得見一面就死也甘心不想
做非禮之事那閨女見他說得可憐口得應允及至相見的時候坐在書生懷內隨他搭摸親嘴只不肯其同
他幹事等他要幹就回言却道我要嫁了此事萬不可行書生听了此言急不可為跪在地下哀求于他到底
不允只把奴要嫁三寸字回復于他已說求見之初心不過因是我生的標致要靠一靠身體粘一粘皮肉完
你那橋心事的意思如今坐在你懷中把渾身肌肉隨你弄玩你的心事也可以完得了何須定要坏我的原
身我的原身要留來做新婦人的如今怀了不緊要明日嫁去彼丈夫試破我一生一世做不得人了只了不
能便的書生道男女相交定要只三寸東西進了皮肉方才算得不然終久是一對陌路之人隨你身體相靠
皮肉不近才了不得只椿心事說了只向話只是跪在地下不肯起來閨女被他苦纏不過只是低頭暗想已
了權宜之法出來就對他道我是要嫁的只件東西斷不能許你已我如要在此物之外另尋一物贈你已
心上如何書生道除了此物那里邊有一物閨女道除非舍前而取后等你把那三寸東西一搬送進了皮肉
只椿心事再沒得說了書生見他說得真切也就不再強竟依了只了權宜之法把後庭當做前件交媾起
來這幹法就是從那邊船上摹擬下來了你們那樣好書都不曾讀過香云見他說來的話驕傲不過心上
甚是不平還愁他到幹事的時節不知有多少驕人的氣質就去了酒牌不看一齊到背他去商量大家協力
同心要撰佈他花晨與未央生三日不見甚是九秋把不得的眾人開去好與他繆綢一番他兩丁人就抱在
一處親了許多嘴說說許多話那姊妹三寸方才走來就叫了環擺酒未央生上坐花晨下坐香云與瑞
珠瑞玉分坐兩旁歡飲數巡花晨就叫牌物過來各取一張照上向一張香云姊妹道看了那件東西只想

要幹事連酒都不下了如今且行別令吃到半酣之際然後取過來照上面行酒也得上面行事也得就先得
碍了未央生說得也是瑞珠就把骰盆送過去叫未央生行令未央生道擲骰子去力不如猜了狀元奉定
前後的次序行酒少刻就照次序行行列位心上何如花農的拳最熟聽見只一句話就眉花眼笑起來把不
得要狀元好撰佈他們三寸所怕者恐怕中了狀元幹事的時節未免從他幹起他是要先聽虛聲從幹定事
的人那里肯當頭陣躊躇了一會就向未央生道行事的次序不必照依行酒口恁狀元發揮仍他要先就先要
后就后就后罷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酌意定了就五個雪白的拳頭一齊伸出來從未央生猜起猜到瑞玉
住果然花農的拳高一口被他頭名狀元已是他中了不著榜眼探花來就預先將令合我既中了狀元就
是了令官榜眼探花都要受我的節制有抗令者罰酒一大碗未央生道既然如此你就把那令預先張挂出
來定了了規矩省得眾人肚里疑惑花農道吃酒的數目從狀元起探花住吃酒節已高老儒執壺旁立只
叫他斟不叫吃幹事的先后要與前朋友從探花起到狀元住也幹了節已高老儒執壺旁立只許他指不
許他幹未央生道你只說令倒是絕妙區已做了老儒不許幹你們大家都沒有幹了豈不是作法自斃花農
道委你了做監令官好待后面用你未央生道只等說我事便有得說酒都要有得吃了花農道你的酒更多
狀元有酒也要你陪榜眼探花有酒也要你陪未央生道就做我一寸不著陪你三寸香云姊妹三寸大家側
目而視讓他一寸發揮不敢參議還虧得慮者事至背後的時節想出一寸妙計放在心中但不知用得着
用不着就對未央生道你做監令的也要參制他不要呵謾曲從他們助紂為虐若是如此我們就鼓噪起來不
受約束了花農道我若做得不公不消監令參制你們只管公奔已得確當我只管受罰就是花農定了條約
就除出未央生叫他姊妹三人決了勝負也照次序之例香云中榜眼瑞珠中了探花這寸經不得大幹的
瑞玉做了老儒都像三寸孝子之中獨他奉中就暫屈一屈也是該當的一般花農就叫瑞玉行令自己一杯

香云兩杯瑞珠三杯都是未央生陪吃完之後就吩咐瑞玉把酒騰騰好在桌上放好然後執巾旁盡待眾
人幹事之際然後替他揩抹干净瑞玉不敢違拗只得依命而行花農先對未央生道第一寸限你一百抽弟
二寸限你一百抽多一下少一下都要照數罰酒去与不去看你們的造化第三寸就該臨着我了上令之人
與眾人不同不定數目定要丟才住以前兩寸的數目定要老儒代數已差者罰文對香云道你們從上面揭
起揭看那一張就依那一張幹法好与不好看自己的起化不許換牌瑞珠道向上一張就是我揭花農道正
是瑞珠揭起頭一張只見一面一寸婦人睡在床上兩足公開但不談起男人的身子与婦人離開三尺兩手
抵住了席伏在席上面抽送叫故蜻蜓尋死之勢瑞珠把酒牌呈過堂覆即照了成式脫下褲子仰臥在床未
央生扒上身去做起蜻蜓之勢把湯物塞進陰中不住的亂点瑞珠要奉承令官使他動與不等快活之后方
才叫未央生点一点他浪一浪点了六七十點之后就一点起浪起來直浪到百点才止香云道如今臨着我
了就叫弟二張起來一看只見一寸婦人睡在春檯上男子立了把他兩足放在肩頭兩只手抵住春檯用力
推攘叫做順水推舟之法香云也把了酒牌呈過了堂就睡在春檯上去与未央生摹仿成式他兩種浪法更
比瑞珠不同順水之舟既容易推順水之舟也更容易出船頭上响声船底下浪聲一齊响起來你說好听的
好所既然有听面目必有可觀花農往常聽聲都是暗中摸索之事何曾看見快活之事是怎生一副面
容如今不但聞所未聞又且見所未見那種淫與比常咳嗽之聲更不相同等得香云滿數之后就立起身來
道如今臨着令官了你們走過待我來上場就把一隻手取牌一隻手指在褲裆先去解帶及至揭起第二張
餅來一看就驚慌失色起來連那只餅牌的手都痴軟了去對眾人道只一張是用不得的要另換一張了
香云姊妹三人一齊鼓噪起來先把餘下的牌藏在一處然後來看只一般你道只張牌上見過什麼幹法原
來就死尋死嫁的故事如人雀起后庭与男子幹龍顏紅套數為什麼只等湊巧的計策料想三寸里面畢竟

輪着个洗牌就把這一張做且記號漏要分与他誰想他又預先號令出來眾人居先令官落后所以瑞玉洗牌竟把只一張放在第三如今恰好取着也是因他驕傲太過造物所忌遭這磨折未必盡是人力所為三人看過了牌就催花晨脫褲花晨抵死不肯對眾人道求列公議這樁事是做得的他那件東西是做得只件事的大家想一想就是眾人道只不說不得大家馬兒大眾騎若是我们揭着你可肯饒恕我們况且不許換牌的話又是你自己說的牌上的方法又是你自己爛熟我們都是荒疏的既知道只張用不得何不預先除去這一張如今揭着了還有什麼說得快些脫褲省得眾人動手不像体面又向未央生道好他監令官為什麼口也不開手也不動難道要我們剥了衣服送与你幹不成未央生道不是監令官認情其寔我這伴東西他后面本承當不起還要開个贖罪之法等他也多吃几杯酒當得眾人怎行此事眾人道你只句話只當放屁若說吃酒當得贖罪我們起先只該吃酒不該幹事那了不願棄恥在眾人面前脫了衣服出醜未央生見他說得認真沒得口開連連是晨也低頭喪氣不能措得未央生又對眾人道如此來列位開一面之情等他說下褲來大畧見意要了難道定要法不成未央生就伸手去扯花晨替他來脫花晨執意不肯被未央生苦勸不過只得曲從就把庫解開伏在春檯頭上未央生取出陽物抹上許多涎沫只在肛門外面抵得一抵花晨就喊叫起來正要立起身子不容他幹誰料只班班少安排下二口毒手立在那邊等他起力扎眼話是哄他脫庫的脫庫脫了庫子伏在春檯就一存天上前去捺頭的捺頭捉手的捉手莫說立不起就連身子動也不動窟窿歪一不歪也不能勾更有一小最惡的躲在未央生背後等他抵在肛門的時候就把未央生的身子狠命一推那陽物竟推進了半截又抱住未央生的身子替他抽送起來花晨就像殺猪一般叫喊除饒命二字之外并無別話未央生道人命相關不是當要的饒了他罷眾人道起先說過的令官與眾不同不計數自直要丟了才住如今問他不曾花晨連聲應道丟了眾人見他狼狽已極又因未央生哀求只得放花

晨立起身來就像死的一般話又說滾出站又站不牢只得叫了環扶了回去后来肛門腫起來發熱熱睡了三四天才爬得起來只當害了一場大病從此以後心上雖然恨只因要做這樁事却不好惡識同事之人只因做了這番仇敵兩下倒相好起來一男四女共枕同衾說不了他們的樂事未央生出門之日原與艷芳訂過只以三月為期就回去看他分曉不想被女色羈留而忘還等到想着日期已在三月之後了叫書童出去打听聞得艷芳以今分曉一胞生得兩個女兒花晨與香云姊妹替他賀喜又作樂了几日方才送他過艷芳恐怕那孩子累身不好行樂生下的時候就雇兩個奶娘抱了孩子回去撫養清已淨已只當是未經生育的一般恰好到彌月之時未央生走到就叫大整旗槍重新前壘那裏曉得命窮財盡一時致催微不起為什麼原故只因此四五月之中以一男而敵四女况且不分晝夜仍意好淫就是跌打的陽物也要磨穿水和的陽精也要被他吸盡豈有不神疲力倦之理三日不見反要倒戈相待從此以後艷芳就有悔恨之心了如此說法男人一定色勞此乃做書人假話也 評 此回形容太過不為奸婦留餘地者然非此回之奇淫不足下回之奇報那縱容他正是堆為他看到玉香獨擅奇淫替丈夫還債處始竟以前數面正不防形容太過耳

第十八回

妻子落風塵明償欠債

弟兄迎冤冤暗索報應

詩云

勸君莫借風流債借得便宜還得快家中自有代償人我要賴時也不賴 眼前債主能寬貸顯

上中原偏利害費盡還債有何妨逼你賣身心不良

右調玉春樓

未央生得意之事已經叙過八九失意之事還不成叙得二三如今把他風流的債務次第還清完了只段因果好收拾筆硯他妻子玉香跟了權老實與了環如意一同逃走已至一處忽然肚疼起來他肚里的東西起先在家時候千方百計再打不下如今到路上累已受此辛苦就不知不覺墜落下了來若是早墜几日豈

不省了只番奔動如今逃走出來回去不得白已做了一個淫奔之人豈不是丈夫造下的冤孽帶累他如今權老寔初為原意報仇不是貪淫好色自從出鐵扉之門就要賣他下水只因有朵在身不知是男是女肯把自己的骨肉生着在門戶人家到後來出非露醜所以躊躇不決些時見他落下貽來方才定了主意就把主婢兩個連夜帶入京師寓在店中尋人貨賣但凡賣良為娼定要做了圈套騙了本婦只說有親眷在此任他尋房居住方好領人來着中了意方好騙他過門京師里面有個馳名的鴛母叫做雇先娘一見了玉香就知是伴哥貨照媒人所說的身價天平連那如意了環也買了過去依舊做了環伏侍他權老寔未賣玉香之先還刻已以報仇為事沒有一毫轉念及至賣玉香之后他即有些過意不去漸已懊悔起來反復思量道我聞得佛經上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自有是閨門不緊致使妻子做了鬼事豈不是我前生前世淫了人家的妻子故此罰我已今身今世把自家的妻子還人也不可不知我該逆來順受消了前的孽賬才是為什麼又要淫人家的妻子造下來生孽障來就是要報仇既然與他睡過几夜消了隱了隱恨也就可罷了為什麼又賣他為娼把一人之妻作萬人之妾難道我與他的丈夫天下人有與他的丈夫不成有仇賣他一丁為娼罪孽也當不起了為什麼又把一丁无辜的使女也一賣賣下水去難道玉香有丁丈夫也與我有仇不成權老寔想至此處捶胸頓足自家恨起自家來從前的事俱已做錯不可挽回只有懺悔今生預修來世之法他就把賣人的銀子施捨於殘疾受苦之人自己把頭髮剪去做了頭陀的樣子來各處遊玩要訪了真正高僧求他剃度後來遊到括蒼山中遇着孤峰長老知道是一尊活佛就只了飯依了他苦修一十年成了正果只是后話如今且說玉香小姐墮落風塵之事他與如意兩個放比仙娘家內看一着動靜就曉得不是良家的光景上了奸人之計不消說了俗語說得好明知不是放屁急且相隨就是貞烈女人跨進丁門檻也跳不出去何況自己已經失足不十分怕男界的人屁放已的來應對仙娘說過一遍

就安心貼意做起青樓女子的行為少不得進了娼門定要改一個姓名取一個表字好待嫖客稱呼聽改名換姓作者還叫他玉香也與權老寔一般省得省花了眼初到的一晚就有丁大財主來嫖他嫖了一夜第一日就要起身願仙娘再三苦留他只是要去臨去的時候吩咐仙娘道你只位令媛年貌丰姿件件都好單少那三種絕技強將手下不宜有此弱兵你還該傳受他才是我如今暫候你傳會他了再來請教也不遲說了只些話之后竟飄然去了他為什麼原故說起這些話來願仙娘平生有什麼三種絕技都是婦人里面不曾講究過的他少年的時候容貌也只平常筆墨之事也不會享了三十年的歡樂與他相处的都是紳士大老公子王孫平常的人求一見而不可得就到了五十步的時候已做了鴛母還有富貴之人去嫖他就是為此那三種絕技第一種是俯陰就陽第二種是登陰接陽第三種是舍陰助陽他與男子幹事不要男子弄他都他弄子伏已貼已仰面睡了他扒上身去把陽物插入陰中立起來套一陣坐下來套一陣又立起身來套一陣別的婦人弄了几下就腳酸腿麻動不得了那他的一雙膝窩就似鋼澆鐵鑄的一般弄至後來越有氣力不但辱承男子他自己亦有甚趣向人說道叫男子幹事就像與人搔痒一般定有几十下搔不着若不自已抓撓分外着作痒再沒有一個落空只也就叫做俯陰就陽是他頭一種絕技他有時睡在底下與男子幹事的時候再不叫男子一人着力定把自己身軀動其來協助于他男子抵他一下他就迎一迎男子抽一抽他就讓一讓不但替男子省的一半氣力他自己也討得一半便宜省得里面的玉關一時攻抵不着常向人說天下的事快活不是一個人做得來的陰也要湊陽已也要湊陰到中間恰好遇着自然恬恬活起來只叫做陰陽交媾起來若還女人不送只叫男人抽抵何不把一个木塑泥雕的美人腰間挖了一個深孔只要伸得陽物進去可以抽送得了何須要與婦人幹事所以做名妓的人要曉得只種道理方才叫討得了弟歡兼將得自家快樂只就叫做登陰接陽是他第二種絕技至于舍陰助陽之法一法玄妙不過他同男子幹事再不

有限之陰精洩于無用之地每去一次使男子受他一次之益才不悞悔不意意像了失了財錢做差了事體
一般完事之事必然要嗟嘆不已他是怎樣的法子能使男子受益凡到將去之際就吩咐男子叫他把龜頭
抵住花心切不可再動他又能使花心上小孔與龜頭上小孔恰好相的一線也不差預先把吃精之法授了
男子到此時陰精一洩叫男子吃進陽物中由尾閭而直上徑入丹田這種東西的妙處不但人參附子堆與
爭功就是長生不老之藥亦不過如此這種妙術是他十六步上有了異人來拚攏他無意之中說出只種道
理被他學了過來遇有情的嫖客就叫他如此已已嫖客依他做去無有不驗與他宿過几夜不但精神加倍
連面上的顏色也光采起來人都說是仙女轉世所以叫他做願仙娘只種道理既然傳與嫖客已已就該至
自己家裏去做不用用着他了要知道吸精之法雖然可博那對着精巧之法是傳受不去的要者幹的婦人
善于湊合這些關孔只有他肚里明白別的婦人那里湊合得來妙在天壤婦人迷惟有他一人獨悟所以叫
做絕技玉香初到時候那財主嫖客原是慕名而來的不是慕他的名是慕願仙娘善戰之名只說是他操
演出來的人再沒有不按兵法之理況且這財主反生得肥胖已極上床的時候伏在玉香身上抽得四五
十抽就氣息如雷喘了不歇下肚來抱玉香上身弄玉香平日是了以逸待勞的人何曾做得只種堆事
就是洩流几次蠟燭也要男子捧住他下身送起送落他居其名男子認其寔那里能勾把嬌怯的身子做起
很巴已的事來套不上十下就腿酸脚軟滾下肚去嫖客見他只番勾當尚然那兩極絕技一弄做不來了就
與他草已完事睡至天明要嫖又嫖他不得要嫖又舍他不得所以臨行之際有此一番叮囑仙娘送了嫖
客出門就說他枉死要錢不會奉承只樣一個大老官接了一晚就發開去以後怎樣越發備了家法就要
鞭打起來玉香跪在地下再四哀求方才饒了一個初犯之罪就把那一種奇技日夜同他講究自己同嫖客
幹事就叫他立在面前定睛細眼會與不會好他回指教他已與嫖客幹事自己立在面前定睛細眼會與不

是好當面指教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玉香一來恨懶懶母法度不敢不孝二來要學奇名
不得不學不消兩月工夫把三種絕技全熟奉會了技藝與仙娘一般而姿容筆墨都出其上那些車馬上門
應接不暇的光景自然不問可知一時間名振京師沒有一個鄉紳大老公子王孫不來常帶他更有大老官
兩了極肯破鈔宿他一夜定有一二十金之贈以是玉香看銀子分上極奉承他你道只兩了大老官叫什
名子原來就是瑞珠瑞玉的丈夫一個叫做卧雲生一個叫做倚雲生因在京里坐監聞得玉香的盛名他弟
兄兩了爭先拜訪起先是卧云生一個叫兄弟先去嫖了几夜後來倚雲生又嫖了阿兄也老嫖了几夜兩個
我瞞你已瞞我都只說他是門中人倫理二字一般都是知道的沒有接了阿兄又接阿弟接了阿弟又接阿
兄之理那里知道娼妓人家只顧錢不知倫理的莫說弟兄科就是裙帶底下的常還祖孫父子了已接到竟
把小小一物做三代宗祠使老幼尊卑同在里面出入的都有後來兄弟兩了彼此盤問出來索性把他接在
寓中大家公用不但兄弟同科且又師弟同門連香云的丈夫名為軒已子者也時常點綴已已與他睡過几
夜竟有那些老當益壯起來方才曉得玉香陰物是一味補藥若取着只樣妻子竟不消茶煙差徑卧雲生他
弟兄兩了在監坐了一年滿然想起故鄉要回去看已已妻子省得他少年之人思想丈夫憂悶成疾就央了一
了人請求大司給假數月大司成准了師弟三人別了玉香一同回到家之後少不得三位佳人替丈夫接
風之后就問一向在外接了几了女客相處了几了比在家的時候快活多少三位丈夫少不得相處玉香的
話陳說一遍又把那三種絕技次第誇說起來只有多說几句再沒有少說几句之理香云姊妹三人第二日
扒起來各述所聞都是一道瑞珠瑞玉道我不信如人里面有那樣怪物這等說起來我們三了都是沒用的
了這些話怕是他們三了人通同造出來見得天下的婦人只有我們不濟好把來激我們的意意思了那香云
道只樣的事再瞞不得我們相與的人他生平見多識廣若有只種妓女他畢竟曉得的等他追來時候大家

問一問就是了瑞珠瑞王道也說得是一日遇着清明佳節三寸人的丈夫一春出去掃墓要到第三日回來就叫了環請了未央生進去一會一見了面就把這件疑事問他未央生道天下的事奇已怪已有所不見或者妓婦裡有只一種怪物也不可知道這了人若在京師我終有一日遇着他待我嫖他一夜若對得我過的人方才是了了物他們那樣的男子那里識得好人出來四個人說了一會宿了一夜未央弟三日也來心上躊躇道他們三寸丈夫回來的話如出一口可見只一件事是真的了當今之世有這樣異人難道不去會他一會標致女子我雖然相必得多再不曾遇着這了會幹事的况且我的精血被這四五婦人也耗得多了正欲學了探賤之法添補一添補那了妓者既有只許多的妙術我只消嫖他一夜把了吸精之法傳受過來就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這樣便宜的事為什麼不做主意定了就要先回故鄉看一會妻子然後進京去訪那了名妓他只一去不打緊有分教觸着東嶽洩不尽情懣之胸胸是西江洗不盡羞慚之色要知分解就在下回評 未央生之淫惡已造到極處若使其妻子偷漢而不至放為娼人心猶不痛快即使為娼止接他客而不及香云姊妹之夫人心猶不痛快一部淫書看到死頭一人不服死一事不服猶有風流罪過之人未有不通身汗下者如此淫書不可不多讀也

第十九回

孽債已盈到處看因齋出醜

禪机放得萬般語色尺成空

詩云 姚黃魏紫本來濃 佛法何言色是空

不到幾時零落后 那知佛眼未全朦

未央生臨行之際走去辭眷崑崙把家中之事交託與他求他照管眷崑崙道託妻寄子的事不是輕易認的寄子容易寄託妻難為凡是了粗笨的人只好替你料理薪水不能替你防守門戶去后若薪水欠缺服川短少只管取用其餘的事管不得許多矣弟自家回去吩咐未央生道小弟所托之事單為薪水開門面而的事小弟都吩咐過了尔弟是了過家比初嫁的丈夫不同不中用的男子不過像權老鬼等了尚且



嫌他不濟要跟小弟終身料想男子果高沒有第二了小弟了老兄不必過慮眷崑崙道也說得是只要兄弟信得過就是為兄受托也不妨了未央生別過眷崑崙就寫一封密札回首情詩與別花晨与香云姊妹又与艶芳網繆几夜方才起身不日到了故鄉走到鉄扉道門首叫了半日再叫不開心中暗喜道原來中的門是這等嚴禁料想沒有閒人進去我就逢几个月回來也不妨一直敲到晚方才有个人影在門縫里面觀未央生看見知是鉄扉道人就朝里說道岳父開門小婿回來了鉄扉道人把門開了接他進去未央生走到中堂見過礼少不得坐下地來就問起居先候岳父的台安岳父問令愛的清吉道人嘆一口氣道老夫的身体倒粗安只是小女自疾堵出門之后生起病來坐卧不安飲食不進成了一了憂鬱之症不上一年就亡故了說到這一句就放聲大哭起來了未央生道怎么有如此異事說了一句也就起心頓足陪他痛哭起來哭一陣又問灵柩在那里可曾葬了不成道人道現在停于冷屋之中等你来見一見方好安葬未央生就叫開了冷屋伏在灵柩上面又哭了一場方才安息道人道只口棺木是那里來的原是鉄扉道人見女兒跟人逃走不好說得一來怕鄰人取笑二人怕女堵討人只得買棺木回來封釘好了只說女兒病故停在家中既可掩飾眾人之耳目又可免女堵之追求未央生因他平日至誠料想沒有虛情况且自己出門之日正妻子得病之時那餘火炎蒸不能考洩憂悶成疾是理之所有的事所以并不疑心反有自怨之意就請几个高僧做了三日三夜之好事追荐亡魂叫他早生早化不要怨恨丈夫違眷之后仍以道奉為名別了道人往京進修要李濟補之方不時跋涉受足勞碌才到京師女頓了行李就去訪問佳人訪問了住處就走去登閣指見誰想玉香數日前被一个老官叫去睡了几日不肯放他回來仙娘回復未央生口口已乘輿而來不與而返只得回到寓中候了一二日又去拜訪仙娘道小女昨日有信回來說今日傍晚才至若有佳客來不妨留住了等他未央生大喜就送標金三十兩隨他留宿几夜還几件私礼待他回來送口鴉母收下了標金又對未央

生道如今天色尚早相公如有別事請去轉一轉若還沒有別事就在這裏等他罷了末央生不遠千里而來
 焉為來見令媛并無別事仙娘道這等小女房中坐下或是看書或是睡臥待小女一到就來奉陪我還有
 些俗事要料理恐怕不能奉陪末央生道不要相拘有尊事只管去办仙娘把末央生領進房中吩咐一个小
 妓叫他一面燒香一面煎茶服侍末央生看書末央生只要精神養好至夜間幹事從午前起才睡到薄晚
 方才下床取了一本閑書正在那里看只見紗窗外有一極嫵媚的妇人把他張了一張就走了進去
 好似要躲避他一般彼時那小妓正在房中末央生便問道方才張我的那妇人是那小妓道就是我
 姐已末央生見那光景怕他有拒抵之心就不等他進來就出來一見玉香起先張了一張認得是自己的丈
 夫只得有心來犯他所以急了手脚就同鴛母商量要尋去路不想走到鴛母面前不曾說話就知道末央生
 出來要尋他相會就向仙娘說道此入接不得的切不可使他見我說了只一句就跪到仙娘的房內把門緊
 閉聲也不只睡在床上仙娘不知其意只說他心上不愛所以不接他就回復末央生道小女又有信來說依
 舊不回還有一兩日方才回來却怎麼處末央生道今嫂回來過了怎麼這等說莫非怪我禮物輕微還要加
 些的意思么那仙娘再三飾掩只說是不曾回來并非他意末央生放下臉來道方才明白白白在窗外張我
 一張就避了開去怎麼這樣胡說就是禮物不周不肯招接自古道怪人須在肚相見又何妨就同我會一會
 也可再詳別話却亦却得去何須只等絕人之甚難道見我一面就被我抽了樣去不成仙娘咬定牙關只
 照以前回復末央生道我方看見一妇人躲在房裏去了若果然不成回來待我搜看若搜不着我
 嫵也不嫵禮物也不要竟口等回去何如仙娘見他的話說得有理恐怕是搜出人來不好意思只得把几
 句好話对他道不瞞相公說不是果然來了只因被什麼的男丁一連溜了半夜身子弄將坏了一想休息一
 二夜才好留客的意思相公既然熱意費待我喚他出來就是了何苦去搜末央生道如此待我去請自得

說我的來意不識又與推托就跟着他立在房門外面一齊來請仙娘道我見相公會你意怕怪得尋
 你說出來余一會罷一連說上几遍再不見只去末央生立住等一會不見開門他口中不覺有些氣了玉香
 看見勢頭不好少不得見根絲縷于屋樑之上去尋自尋得末央生打進房去他已吊死好一會了末央
 生看見走出事來只要思想脫身那里還看吊死的人面目掉轉身來竟見仙娘他吊死了人一把扯住道
 那里走脫我知你前世无仇今世无冤為什麼把我養老送終之人活活逼死正在那里吵嚷只見許多的嫵
 客一齊走到總是些公子往常嫵過玉香的連日因人接去不得相見連日回來了大家不約相同而來看他
 見說被人逼死就自家妻子遇害也沒有只等傷心大家怒髮冲冠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就吩咐管家一齊動
 手把末央生捺在地下用青柴短棍打了上下只有致命之處不成受傷其餘地方沒有一块肉不受他鞭刑
 得罵青打的武爛打過之后就研鉢鍊子鎖了在死人旁邊要等地方鄉保同來看過好領屍主報官末央生
 先思想逃走所以不看死人此時打得骨碎筋傷動轉不得又被鎖索住了料他脫身不得遂得相他一相看
 是个什麼冤家就把人害到這樣地步及至走近身去把他面容仔細頭腦一看就大驚小怪起來心上思量
 道只樣面目与我亡故的妻子絲毫光異竟有只有相同的看了又想亡了又看亡到后面竟越看越像起來
 想到后面竟越越像起來就醒悟道病死的話原有句后為知是跟逃的丈人不曉得所弄口棺不哄我也
 未可知况且這个妇人若是沒有虛心之事為什麼見我就躲到后面見走不脫就尋了自尽想到此處已有
 八分明白了還怕天下人有像到極處的不可不想仔細記得妻子頂門里面有了疤痕是不生頭法的把
 他鴛鴦解散分開頭面的來一者恰好有指頭大的一塊沒有頭髮正在了然之既地方鄉保一齊推進房中
 查問死人的來歷好寫呈報末央生道吊死之人是我結髮之妻被人拐騙出來賣于仙外接客自己還不曉
 得走來嫵他已自己虛心却不敢見面所以懸梁自盡及至鎖在一處細看面容方才認識出來我只了冤在

少不得要到官所伸訴只求早些到官就是天日了眾人盤問仙姑已其莫不知有的說他滿口胡言總是支吾的話眾人道這今女子是什麼人賣與你的若是販賣的人決不販只一了定有幾個女人一齊代來如今吊死了不消說話只消把活的一問就明白了仙外道我是一主一婢同買下來的那一了了環現在家里叫來問他就是說了一句就走去叫如意誰想尋了半年再找不着只說走了那里知道并不成走縣在仙娘床舖底下被人看見一把扯將出來原也是省見了原主同玉香女兒兩個一齊躲入房中看見玉香早死未央生又打進房來只得鑽在床下躲了一刻時辰再作區區那里曉得被人看見拖了出眾人指未央生盤問他道只了嫖客你可認得他如意的心上還要打算不認怎奈面上的顏色口里的聲音竟替他通認狀來眾人知道有此原故再把他利害思嚇一番他就把玉香在家的時候與某人通奸懷孕怕奴親知道情節致他死地只得跟了某人一齊逃走誰知某人負心賣他下水的話細招了一遍眾人知道情節立勸私下開交不必驚官動府一了是逼死自家妻子料想決不抵命一了是明中正契買知人接客沒有問他拐代之罪只是問只了使女問原主還要不要若要便贖他回去不要還留在只里未央生到了只了時辰只當已死之人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要把不到早死一刻也是好的那里還要什麼使女就回眾人道論起此事乘就要到公堂上去求官府替我追究一番消了隱恨才是只怕怕氣便出了傳播出去名聲不雅不如依了列位隱忍些要只了使女既然做過娼婦也不便帶回去他在只邊娶了仙外那些嫖客打了一頓拳頭指在臉上罵了多心為當方才走得脫身未央生回到寓處捧傷發作起來叫天叫地睡在床上思想道我只道別人的妻子該當是我睡的我妻子斷然沒得與人人睡的我所以終日貪淫女色討足天下的便宜那里曉得報應之理如此之速我在那邊睡人的妻子人在只邊也睡我的妻子我睡人的妻子還是私情別人睡我的妻子竟是我做我占別人妻子還是做別人占我妻子竟是我為娼婦如此看起來奸淫之事竟是我做的我

還記得二年前孤峯長老勸我出家我再不肯他就把奸淫的果報細細說來勸我我還與他強辯到如今看起來只椿債務再沒有不還的了难道天公盡與我有仇實待別人單已刻薄我一了不成我又說一人之妻妾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若使奸淫了無限人就把一了二了妻妾還債也就本少利多不叫做吃虧了到如今我平生所睡的人不上五六七十个我家的妻子既做了只了勾勾當所睡的男子多只上十少只上百決不止几十了了天下的利息那里有如此之重的利息孤峯又說只種道理口說無憑叫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見明白我只几年的肉蒲團也坐得勾了肉蒲團上的酸甜苦辣也嘗透了此時若不省悟更待何時今日受眾人一番凌辱也不叫做打也不叫做罵即分明是孤峯長老的棒喝假手打人要逼我回頭的意思我如再不回頭就死面目回故里了不如做了進退之人罵一封書懇切寄于賽兒為叫他尋一分人家打發艷芳出去兩個女子隨他出去也可留與賽兒為撫養人也可我自家一了竟往括蒼山中尋孤峯長老盪他一百二十个响頭陪了以前的不是然後求他指點迷津引歸資路何等不妙定了主意就要寫書寄于賽兒盪怎奈兩只手臂都被眾人打傷寫不得字將養一月有餘手臂好了就要寫書恰好賽兒為有書寄到折開一看說中有緊急之事叫他聞信之下即便起身不羈留一刻人不說緊急之事是那椿未央生心上猜疑道不是大人生病就是孩子有灾料他不有別事及至盤問來人只是不說直話及到極處方才吐露出來原來是第二房夫人也奉命正的故事跟人逃走了問他跟什麼人逃走來人道莫說我不知就是府上也不知得但只說未走之先夜已聽見床上有些動聲及至到起來的時節又不見一了人影一連响了几夜那一日清早起來竟重門已開尋覓一了就不曉得往那里去了故此家主一面緝訪一面着小兒前來追趕相公回去未央生嘆口氣道只了信來又是一番棒喝了可見奸淫之事情斷然不可借得的一倍還了百倍也勾得了誰想依旧當不過只要家里有人又要從頭還起只等說來連那兩個血塊也不認做好東西為知

不是還債的種子我也認不得許多且去見了孤峯長老与他商量后事就研起墨來寫一絕決的書回復審
 崑崙道 淫姬私奔不足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常理也故鄉之事亦復類此自知罪惡貫盈當有此報魔
 障消除之日即悲心奪現之期不過江東尺土猶恨者禍胎未滅尚存二孽于懷中暫畧故人延其喘息
 俟見我協兼當借慧劍除之耳單復不盡 未央生打恭回書去了之后就收拾起身起先的意思還要將書
 筒帶在身邊做淌沙彌服伏后來想了一想惟恐孩童在側又起淫心不如不見其欲使心不乱竟打恭了書
 筒跟來人去了自己單身坐俗語二句說得好一年毒蛇咬三年怕見霧就即未央生打恭書筒之謂也
 評 作書本意至此回乃見凡看肉蒲團者別回這看一遍此會與下回能看三遍者即是會一小說人

第二十回

皮布袋寬色鬼奸雄齊攝入

禪壇路濶冤家債且相逢

却說孤峯長老自從放過未央生不曾收得住他就時已刻已自家埋怨起來說畢竟是我道行不高婆心不
 切看了情魔色鬼從面前過去不能正縛住他任他流毒于蒼生肆惡于閻闔此乃非本人之罪乃老和尚之
 罪也既不能縛鬼收魔要這皮布袋何用就去挂在那大門外面松樹梢頭又削一块小板寫几行細字釘在
 松樹上道 未央生一日不至皮布袋一日不收皮布袋一日不收皮布袋和尚之心一日不死但愿早收皮布袋
 免教常坐肉蒲團只伴東西却也古怪自從未央生去的那一日在松樹上挂起挂到如今已是三五年頭一
 千几百日了不但一些不爛反竟得比未往之先倒硬硬硬來未央生走到的時候遠已的看見那樹梢之上
 懸挂一物只說是衲衣及至走到門前才知是乃布袋又把這兩行小字念了一遍就不資啞口大哭起來不
 消到見面的時候才磕頭先把只茶木板當做長老的法像的一般跪在松樹旁邊不知拜了几拜然后扒
 上樹去取了皮布袋下來頂在頭上走入佛堂之中恰好又遇孤峰打坐就跪在他面前不住的磕頭自從入
 定之初磕至出定之后約有二小時辰止一百二十個頭孤峯走下蒲團一把抓住了道矣士今日重來

沈見感情了為何行此重禮快請起來未央生道弟子賦性愚蒙悔悟當初不曾受得教誨以致肆惡虧行把
 種口落地獄之事都做出來如今陽世之報雖是受了將來的陰報還下曾要求老師師及早哀憐救我出法
 塵之下使弟子悔悟前因得皈依正果不知老師博可肯收納長老道你既然收我的布袋進來定有見那兩
 行小字了貧僧為你去后几乎望穿了眼豈有見你皈依反不受之理只怕你道不念整將來又有入塵之事
 貧僧只了布袋為你晒露了三年未央生道弟子悔悟之極方才猛醒回頭如今只當從地獄裡逃走出來
 那里還敢再言自然沒有反復只求師傅收納孤峯道既然如此收納你就是了未央生扒起身來從新整了
 見面之禮長老受不拜就揀了个好日替他落了髮未央生告過孤峰自家取法名叫做頑石一來自恨
 回頭不早有如頑石一般二來感激孤峰現身說法使三年不點頭的頑石依旧占起頭來總是要顧名譽
 惟恐忘却前情又起了邪念意從此之后得意參禪專心悟道惟恐飽暖太過要起淫心一件好衣也不
 一樣好菜蔬也不吃時常帶些飢寒要使道心生發誰想少年出家到底有些不便隨你強制淫心硬燒慾火
 日間看經念佛自然昏過去了到了半夜之時那忽然一物不知不覺就要磨起人來不任在被窩之中換手
 換足捺又捺不住他放又放不測他只得用一個法子安頓他不是借指頭救急就是尋徒弟解紛這兩樁事
 是僧家方便未央生却不如他道出家之人无奸淫与不好淫絕以決慾為主况且春册即房事之書南風
 乃妇人之漸將对眼而思真由此及彼必然之勢不可不防初次偶然一夜夢見許多女人到卷中來拜菩提
 近身一省不想都是旧交花晨也正在里面香云姊妹也在里面連玉香豔芳逃走的兩位夫人也在里面未
 央生正在憤恨之極就叫花晨与香云姊妹拜住何人誰想轉目之間不見了逃走的二位早已剩下四位旧
 交就把他引進禪房依旧似当初的光景大家脫了衣服竟要做起將來才把陽物湊着陰戶正在抵進之
 時忽听隔林犬吠驚醒知道是夢那忽然一物還在只當是喜竟在被窩里面東鑽西鑽要尋旧時的光景從

從前頑石把這東西正要想了法子安頓他又忽然止住道我生平冤仇之恨皆由于此想到此處就止了那番忘念安睡一竟好起來念經誰想反來復去再睡不着那件孽根在被窩里打纏不過心上思量道有只伴作孽之物帶在身邊終久不妙不如割去了他杜絕將來之患況且狗肉只伴東西是佛家最忌之物存于身體之間也不是伴好事只伴東西若不割去只當得畜類美不得人身尺修到尺頭的地步也只好轉了人身罷了念能幻成佛佛祖想到此處就等不得天明就在琉璃上占下火來取一把切菜的薄刀在水缸上磨了幾下一只手舒陽物一只手舒了薄刀狠命一下就割了下來也是他人身該轉善運將終割下來時候竟不十分疼痛從此以後慈心才絕善念益堅參禪悟道的聰明一日好似一日此時孤峰長老門下的徒弟甚多大家坐在一處听長老說法起來第一會點頭的還是頑石初進去年半的還是沒已修行不曾受戒一到半年之後聚了一二十家僧都是死心受戒塌地奈禪沒有一毫轉念的人請孤峰登壇說法但凡和尚受戒先犯平生的罪過一件一件自己呈告出來定了了罪業然後跪在佛前替他求大和尚以悔若有了一件瞞昧之事不說出來就叫做欺天罔佛犯了祖師不赦之條隨你苦修一世也不成得正果眾和尚請長老登了戒場恭拜已畢以入門之先後次序大家坐立兩旁听長老說受戒長老把受戒的條約說了一番就吩咐眾僧叫他各陳罪過不得隱瞞頑石入門最遲坐在床上挨不着他只得側着耳聽人說話只見眾和尚里面也有有殺人的也有放火的做賊的做强盜的也有與頑石一樣奸人妻女敗倫傷化的都是要自己陳告出來一毛不敢欺隱後來輪着了一個和尚在頑石之上的一座者相目雖是粗笨却也有些道氣一般對着孤峰道弟子生長三十餘年不成做別樣惡事只做賣身與人為僕發了主人之女連他身邊使婢都拐帶出來賣于青樓為妓這件死後尚有餘孽求師父仍悔孤峰道你只了罪犯或過重大了只怕仍悔不來的自古云為惡強為首只消一個淫字也可帳了那里經得只拐字之只淫拐兩件事都是極難仍悔的怎么又

賣他為娼使一人之妻做萬人之奴那女子一世不得超生了他就有今世今生不得超升我便替仍悔只怕難消却怎么處和尚道意過師父只一椿事真是別人逼我做的不是我做的只因那婦人的丈夫預先發了我的妻子又逼我賣他我自己沒有勢力敵他不過所以逼上梁山做了只了狠事不得已情有可原比貪淫好色之人有心要做的不同或者能可以仍悔頑石听了只了狠事不發動起心來就對他道請問老師兄你拐賣婦人叫甚名子是那一家的妻子那一家女兒如今現在何處和尚道他是未央生的之妻姓龐道人之女自己叫做玉香了頭叫做如意如今現在京師接客處弟莫非認得他么未央生大驚道只等說你就是權老實了為什麼也在只里和尚道徒弟你莫非就是未央生么頑石道正是兩個一香走下蒲團各人陪了不是然後對住孤峰一來世剷原情二來各陳罪犯孤峰大笑起來道好冤家好對頭一般也是相會的日子早知今日何不当初虧得佛菩薩慈悲造下只茶澗路使兩個冤家行走一毫不礙若在別路上相逢今日就開交不得了你們兩個的罪犯是悔不得的虧那兩位英德夫人替丈夫還了欠債使你們肩上的担子就輕了許多不然莫說修行一世就修十世也脫不得輪迴免不得罪過我如今替你們仍悔一番求佛菩薩大捨慈悲到要看那了妻子面上寬待你們一分可憐只些些人都是起得牌坊挂得匾額的只因男子好淫就使他做得淫婦替丈夫還債陽間還了債陰間又不勾帳在男子因不足抵稅難為了還債的婦人枉做一生配事說了只些話就叫他兩個跪在佛前自己念起經來代他仍悔已已之後頑石又問孤峰道請問師父辟如奸淫一人既有妻子又有女兒妻子還過了債那懷中抱的幼女也可以救得他了後來可不還債了么孤峰搖頭道赦不過已已已發淫的人除非不生女兒就罷了生下女兒來就是了還債的種子那里放得過他未央生道不瞞師父說弟子不見現有兩個債種在那邊師父說將來定是不赦的弟子要別師父回去用慧劍除了草根孤峰合起掌來一聲阿彌陀佛道只了惡言不該出于你之口入我之耳那里有受過法戒的和

尚還想杀人的道理且不要說出家之人成亦那在家之人他如今和尚在襤褸之中并不曾坏事你將何罪去杀他那還去得的債又追不轉來了枉下一双毒手總是不杀的妙頑石道為今之計當用何法以處之孤峯道那兩孩子不是你的女兒是天公見你作孽不過特他送与你還債的只是一心向善沒有苟且或者有了回心轉念天公替你收了也轉去也不可知何須用什麼慧劍頑石点头頭道師父之言弟子聞命了就从只一日起斷了內愿之慶一心礼佛又過了半年正在禪堂之上与孤峯說話只見有个長大漢子闖入來了頑石抬頭一看原來就是寶寬為先正佛前恭謁過了然后与孤峯行拜見之礼頑石与孤峯道只是別人就是弟子的盟兄叫做寶寬為先往常曾得師父說過是當時第一个俠士能于不義之中慨得有義之事出來的人孤峯道莫非那穿窟窿公就是平生有五不偷的人頑石道然也孤峯道這般是一位賊菩薩了貧僧何能受得菩薩的拜就要跪下地去還拜他几拜寶寬為先一把拉住道師父不受賊子之礼想是要出法出法門的意思這弟子賊便是賊惟是一副肝心還比不作賊的好些今日輕造深山一來為訪故人二來為祭活佛師若不受拜是絕人向善之心堅我為惡之意可見天下之大只該做暗賊不該做明賊孤峯道只般說貧僧倒不敢回礼了寶寬為先与頑石見過了礼然后分賓主坐下向孤峯叙了几句寒温就立起身來要与頑石去到背後說話頑石小弟以前的事皆同師父說過了家中有什么事情不妨面說這尊活是知未過已去瞞他不得的寶寬為先听了只向話依然坐下來与他叙家常之事說自已謀事不忠失信于他不但不可託寄亦且不堪寄于今日相見甚无顏面頑石道只等說起來想是家業中業障又有什麼原故了寶寬為先道便是只般說不知什麼原故那兩位令媛又不出痘又不驚風好已的睡在床上就一齊死了臨死那一夜两个乳母俱在睡夢之中所見有人呼喚說他家的賬目皆以算清用你們不着了跟我回去罢及至醒來我把孩子一摸就是沒用的了只件薄衾有些古怪頑石听了只向話且不言竟走至佛前几拜又在孤峰

面前拜了几拜然后对昆崙把懼怕女兒還債終日憂愁師父叫我一心向善回心轉意天公收拾回去的話說了一遍如今繁障全除乃大幸之事老兄該替我賀喜怎麼說起負託之話寶寬為先听了此言不查一會就然停了一刻又道還有一了喜信对你说那淫妇背你逃走小弟終日緝捕再捕不到誰知被了和尚拐收在破壁之中那一夜去偷他誰想他睡在床上与妇人說話婦人的言言金龜芳光異我就解了一旁細將弟子妙高徒弟的名子都說出來說當初的是權老實雖然粗笨些倒是一馬一鞍沒有第二了妇人誰知某人和某人作事犯他奸騙上了強取過來自家妻子去了終日走那邪路叫他一入守那空房后来精神衰弱應付不周又到遠處去躲躲不啻家中死活我為什麼跟他弟子听了只些話不覺心中大怒把持不住拿得有口利劍就揭起帳一劍砍去把两个身子分為兩段然后点火攆得才物二十多金皆為弟子取了施舍人請問老師你看只两个男女該杀不該杀哩頑石道亦不該杀亦不該偷來杀人為賊良不傷了天理世上善惡沒有做了一世賊也不成弄出事來孤峯道男女該杀不該偷來杀人為賊良不傷了天理世上善惡沒有做了一世不得報應但只早遲到了后来只怕你就當不起了就是陽報你逃得過去陰報是不能免的寶寬為先就動了悔過之心竟有反邪归正的意就对孤峯道照師父說來弟子作孽多端陰陽二報都是不饒的但如今從此回頭可還仍悔得來孤峯道指頑石道他的孽障比你重些今一心向善感動天心把還債女兒都替他收了回去這是不親耳目所听所見頑石見他有向善之心不勝欣喜我三年前只因不受師傳教誨任意妄行后来所以弄至只个地步竟為定了主意就拜孤峯為師前去頭法苦修不上三十年成了正果与孤峯禪一般可見世人沒有一了不堪作佛只因被財色束縛不得脫迷津起發彼岸使天堂地廣人希地獄人稠地窄評開首感激聖人收場埋怨聖人欢喜不得煩惱不得真玩世之書為聖人解悶曰知我者其惟肉滿團乎罪我者其唯竟后傳乎

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